

走进二刘村

简梅



没有几天工夫，是走不完福州长乐区二刘村的。虽然我慕名二刘村已久，它距我家乡镇仅七八公里，但是遗憾的是，每次我总是与它擦肩而过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二刘村的深处，真切地感受这个传奇的千年古村。这个仅有五平方公里面积、三千余人口的山子，自古以来竟出了七十六名进士。了解得越多，我的内心越难以平静。

踏着久远的时光，轻叩古村的旖旎。行迹所至，移步换景，那山、河、田、院，那桥、井、杆、厝……无论岁月历经多少沧桑，二刘村流淌着的气韵从未消弭。

游走二刘村，必先长溪上游的村口起步，跨越千年云石桥。村庄依山就势，傍水而生，四周筹峰山、凤山两山围合，形成山环水抱的自然屏障。同行的村委会主任告诉我，二刘村古为海澳之地，因闽江口下游泥沙受海潮顶托，积沙成洲。千百年前，村子的开基始祖刘

晖公组织民力疏渠围堰，经过不辍开拓，耕地不断增加，在凤山脚下形成家园。随着人丁繁衍，长、次子世居“外刘”，三子则迁居“里刘”，逐渐形成“外刘”和“里刘”两个聚居区域，因此得名“二刘村”。

云石桥的修建者，正是刘晖公曾孙刘君震。他致仕归故里后，筹集资金在家乡营造古桥，开凿古井。千百年来自姓口口相传：君震公“修三桥凿七井”，造福桑梓。

我的目光移到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上。曾经，学子、商贾经二刘村上，必过云石桥。而长溪水流湍急，每遇大水，溪上先搭建的木桥常被冲毁。由此可想而知造桥之艰难。眼前的云石桥为三墩四孔石构平梁桥，全长二十多米，宽两米多。古桥造型古朴雄浑，条石叠砌有章法。此桥与众不同之处在于：石梁两头内侧凿成卯状，榫以石条来稳固桥面；同时为防止横向的石板移动，首尾两块石板的两端用榫卯结构，以锁住青石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。

我蹲下身子，摩挲着桥梁上的多处石刻，有的虽已不清楚，但仔细端详，字迹仍苍劲有力，记载着造桥和修桥的年代等。东侧桥头立着“云石桥”石碑，字迹雄劲。云石桥虽经历代重修，但基本保留着原貌。前几年，由于受到暴雨等侵袭，出现了桥墩倾斜、桥面凹陷等问题。为这座古桥再次重现昔日风采，潭头镇与二刘村启动了云石桥修缮工

程。如今，眼前的云石桥依然连接着美丽乡村的两岸。长溪潺潺，不远处的筹峰山脉隐约呈现着古时文字里所写的“四时含妍”“千态万状”之美。

过桥不远，即可见到至今仍为二刘村人引以为豪的“先贤里”牌坊。牌坊为清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所立。数百年来，古人下马、落轿，瞻仰牌坊，而后沿着深幽的古道继续前行，细碎脚步声、喀嗒马蹄声穿行在时间的长河中……二刘村自古出贤才。同为福州人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林纾曾为长乐刘氏族谱写序，写到宋代的二刘村竟“四代出五贤”。当中的刘砥、刘砺兄弟曾拜朱熹为师，于宋孝宗年间，以兄十一岁、弟九岁同登童子科进士，因此被传为佳话。

走进村中，穿街走巷，在厝厝相连的飞檐翘角中，在精妙绝伦的雕栏画栋中，在竖着旗杆碣的显赫厅中，在规整有序的围合庭院中，我见证了二刘村众多才子荣归故里后起架造厝，耕读为本、清白传家；也见证了作为“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”的二刘村今天的保护传承和更新活力。

你看，条条村道洁净，声声乡音缭绕。泮池、池塘、沟渠、古井，无不勾勒着静谧与乡愁。古老的刘氏大宗祠，诉说着家族兴旺、根深枝茂。永思堂、勤有堂、满春堂、树德堂、椿萱堂，各房公祠简朴，似散落在乡间的珍珠，串联起古村的厚重历史。而现存的龙峰书

院、五贤书院、出云书院等书斋，更是家家诗书、户户弦诵及“进士之乡”最好的证明。当然，还不乏一座座街屋式、骑楼式的新建筑，和留存的传统民居交错有致。

这当中，我专程探访了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的刘六符故居。穿过巷陌，来到一座马鞍墙曲线流畅的古民居前，步入恢弘的厅堂，往左侧后门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柱子上镌写的：“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，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”。迈过门槛，门厅内木板上贴满纪念黄花岗烈士的图片文字，荡气回肠。左边一小间即刘六符旧居，墙上挂着烈士遗像及生平事迹介绍。

今天，从二刘村走出去的子孙们依然是好样的。多年来，他们为家乡修路、助学、护厝、养老等事业尽心尽力，回报桑梓，义不容辞。

我站在筹峰山海翁岩的山顶，只见远山清朗，古树盈天。朱熹与刘砥、刘砺的师生情，永远凝固于晦翁岩那俊逸雄健的“读书处”三字碑刻。郑和下西洋停泊太平港时曾慕名来此，修葺了龙峰书院，晦翁岩也印证了二刘村的都官渡和潭头港为海上丝绸之路要津。文人墨客纷纷到此览胜寻迹，挥笔之墨香永恒……

更让人欣喜的是，福州绕城高速东南段已连接到这里，开启着二刘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

我对于江西吉安最初的印象，是儿时经常听父亲讲起革命战争年代爷爷参加“九打吉安”战斗的往事。父亲把战斗场面描绘得惊心动魄，把爷爷的英勇述说得绘声绘色。从那时起，我对吉安就充满了向往。对这座城模样的想象，一直在我幼小的心里滋生着。后来上学后，又读到“命令昨颁，十万工农下吉安”的词句，感觉特别亲切，对这座城肃然起敬。

真正初识吉安，是十九岁那年到吉安参加自学考试。搭乘的班车到站后，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往考场。下车时，匆忙中把装有准考证和钱包的手提袋落在了车上。准备进考场时，我才发现手提袋忘了拿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正打算返回时，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下意识转过身，是刚才乘坐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！他将手提袋递给我。我来不及认真道谢便赶紧进了考场。我还把刚刚经历的事作为素材写进了那场考试的作文中。至今，我也不知道那位司机的名字，但这份感动一直在心。那是我初识吉安的真切体验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。

这种好感，不时引领我亲近吉安、认识吉安，也成为我日后走进吉安、扎根吉安的坚定动力。后来，我考入吉安市相关单位，从此定居吉安，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吉安人。

在吉安生活的这些年里，我用脚步丈量这块土地，用眼睛发现这座城的美丽，用文字书写我与吉安城的情感。我写了一本又一本与吉安有关的书，也目睹了吉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真正感受到它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
“万家深树里，闻是吉州城。”依赣江而建的吉安城，神冈山、古榕树、白鹭洲、螺湖湾、螺子山等胜景镶嵌其间，洋溢着万家深树的自然风情。

在一片滴翠的香樟林里，神冈山掩映于浩瀚的墨绿中。站在山上眺望，赣江像一匹绿色的绸缎在脚下缓缓地滑动，对岸村落里的鸡犬之声隐约在耳。不远处的京九线上，穿梭的火车不时在眼前飞驰而过。赣江畔，人们熟悉的还有那棵古榕树。已几百岁高龄的它，须长垂，虬枝盘旋，树影婆娑，成为江边的一道风景，令过往的行人生出无尽的情愫。

随江水而下，风光旖旎的白鹭洲兀现江中，绿树中隐现的古建檐角悠远隽永。与白鹭洲一同为人瞩目的当属洲上的风月楼，它立于白鹭洲头，隐于烟雨中，是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的主体建筑。创建于南宋时期的白鹭洲书院，在数百年办学历程中，培养出了文天祥、刘辰翁、邓光荐等大批庐陵先贤。

蟋蟀的歌声

孙博璇

秋天敞开怀的时候，蟋蟀跳出憋闷了一夏的巢穴。它摩擦着翅膀，令清澈的秋光里，一下子落满了快意的抒情。你望不见它，却挡不住“唧唧唧”之声破空而来。

脑海里，瞬间想起来的是齐白石画蟋蟀的佳话，以及齐白石画笔下的那些蟋蟀：善鸣者、善斗者、善舞者、善友者……形态各异，煞是传神。

要说与蟋蟀结缘，我也有份。儿时顽皮好动的我，假日里无所事事，便抱着玻璃瓶去逮蟋蟀玩。一望无际的田畈里，拖拉机拽着犁轰轰鸣着，为大地掀起一波波泥土浪花。蟋蟀一涌而出，蹦蹦跳跳，迅即四散。我欣喜若狂，在松软的土壤上追捕着体型肥硕的蟋蟀。本以为个头越大，肯定身强力不亏，可高兴兴带回家，全家人聚拢一瞧，都大笑起来。原来我在田野里闪电展腾了半天，捉来的虫儿根本不是蟋蟀，莫说斗蟋蟀，连蟋蟀能歌善舞的才艺，也是望尘莫及。

的确，秋色之中，蟋蟀的歌声是诱人的虫鸣。在熬过酷夏、天地澄澈、风清气爽的夜晚，听一听此起彼伏的唧唧声，是很诗意的享受。仿佛大地上的清秋凉夜，此刻由它们主持。草丛、院落、田野、老城墙的根基，都是栖息和表演之地。尤其是月光皎洁的夜晚，最是它们兴致盎然时光。

那时，我家居于校园，住着土坯砌起的教师宿舍。门窗单薄的骨架，任由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拍打，仿佛是有预谋似的开裂些缝隙，为许多可爱的小虫留出与人类互动的通道。

蟋蟀在屋里安家，会选择潮湿的墙皮剥落处、地砖的缝隙、家具台角的犄角

情系吉安城

贺小林

吉安因水而兴，也因水而美。弯弯曲曲的螺湖水，上接真君山森林公园，下连庐陵文化生态园里的庐陵湖，最终投入赣江的怀抱。居住在螺湖湾岸边的人们，体验着别样的水岸情怀。而到了晚上，庐陵文化生态园旁的螺子山上，高高耸立的文星塔霓虹闪烁，灯光辉映在赣江江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一片璀璨。美丽的滨江夜景与吉安城融为一体，让人们沉醉其中。

吉安不仅山清水秀，城中，那组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大型群雕更是震撼人心。群雕生动再现了九十多年前“九打吉安”战斗的革命历史，展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及工农群众勇往直前、舍生忘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

每次我路过这里，凝视着群雕，当年的战斗场景仿佛在我眼前闪现，耳边似乎涌动着十万工农的壮烈声威，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。望着群雕中一个个英勇的场面，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个英烈的名字，忆起儿时听父亲讲起的往事。我知道，群雕上的人物都是我的祖辈，他们会永远被人民记在心中。每年的清明，我都要带着家人特别是孩子在群雕前拜谒，告诉他们那不该忘却的历史，从而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当年红军鏖战地，今朝旧貌变新颜。如今，城市的建设者们以神冈山、螺子山为坐标，有序扩展，把赣江畔的吉安建设得越发秀美大气。站在螺子山顶眺望，南北延伸的吉安城高楼林立，街道纵横。曾经“万家深树”的吉安城依然绿树成荫，山水画卷浑然天成。不同的是，今天的吉安更加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气息，已然华丽蝶变，呈现出全新的模样。



拓豆丝

金国泉

拓豆丝，是我家乡安徽望江的特色美食。我喜欢这个“拓”字胜于豆丝本身。一张乡间豆制品居然是“拓”出来的，仿佛是件艺术品，吸引着执着地想要一饱福福口福。这里的量词用的是“张”，也符合艺术品的特征要素。家乡人从不称呼它“个”或“碗”之类，“一个豆丝”似乎没了章法，“一碗豆丝”又显得有些普通了。

拓豆丝的叫法是从何时开始的，人们不得而知，但我坚信祖先的智慧。那田野的丰收、泥土的清香、农人的俊俏，尽在这张豆丝中原原本本地拓了出来。

我难忘小时候见到豆丝时馋猫一样的场景。刚拓出来的豆丝，香、嫩、脆，我急切地抓到手上，被烫得蹦蹦跳跳，仍忙不迭地啃一口。虽然烫，却舍不得吐，只好不停地嘟囔。母亲见了，在一旁眯着眼笑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我是名画家，可以画一幅《拓豆丝全图》。画中，是一个淘气的农家孩子在豆丝前着急的模样。

拓豆丝，实际上是由浸泡过后的大米与浸泡后去了外衣的绿豆，共同用石磨磨成浆，再放入锅中拓成的美食。也有用黄豆的，但黄豆没有绿豆饱满，没有那种绿茵茵的景象。口感也不一样，绿豆拓出来的豆丝口感更糯。

在家乡，拓豆丝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首先要看个日子。我家一般由父亲裁定。选好了日子，便开始张罗。既要准备拓豆丝用的大米与绿豆，又要与

村里其他人商量石磨的事情。石磨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，得协调好时间。你家今天用，我家就安排在明天。

我看见，母亲先将磨好的豆浆舀至灶台边。那乳白色的豆浆，母亲用瓢舀时如一条长线，漂亮极了。也许正是在这时，人们可以感受到豆丝的“丝”。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清香，入肺入脾。

灶膛的火也很有讲究。印象中，最好的莫过于干枯的松针，家乡人称为松毛。它火势旺，却能说消散就消散——这正是拓豆丝所需要的火候。

我喜欢看拓豆丝的过程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母亲舀半瓢豆浆，沿锅旋转三百六十度，然后一只手持蚌壳——我们叫湖壳，在锅中螺旋式旋转，直到豆浆正好薄薄地拓满锅，不多不少，就像一张宣纸铺在了某件碑文石刻上。然后用斗笠盖上，不用锅盖而用斗笠，在我看来是因为斗笠更透气。等斗笠上面的蒸汽成团上升，豆丝便熟了。有人问我，是半瓢豆浆？我不能肯定。是多少度的旋转？我也不能确定。但母亲的手旋转着拓，我看得真切。

如今，拓豆丝这件事在我老家仍普遍存在。人们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舍弃了这份传统的味道。一到腊月，乡里乡亲几乎是奔走相告，大家仍遵循着那套老做法。一些在外工作的人，每逢冬至前后便给家人发来信息：家里什么时候拓豆丝呀？别忘了告诉我，我要回家吃豆丝。

存在。

东安湖上一共有多少座桥？二十四座。记得当初设计者面向成都市征集二十四座桥梁的名字时，我是有些不解的。原因主要基于两点：一是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雅名在前，东安湖二十

衣襟生凉，我的寻桥问水之行是凉爽愉悦的。依着“东安花语万林春，日月光香暮雨新”的意境，我从手绘地图上的二十四桥，一一对应走进湖中的二十四桥：东安桥、君安桥、花重桥、桃语桥、万木桥、秋林桥、锦春桥、落日桥、水月

古驿新桥

庞惊涛

四桥名称于后，让人有雷同之感；二是桥多，意味着对东安湖本来就不大的水域面积形成了切割，东安湖能承载二十四座桥吗？即便能承载，它们的命名、功能、形制等，又如何体现东安湖独特的气质，凸显出新城与古驿交相融合的人文诗意？

我在这些桥梁上时走时停。盛夏的正午，虽然日照猛烈，好在湖风浩荡，

桥……它们或在湖心，或在湖之偏僻一隅，或热闹或寂静，或主角或陪衬，都能自我构成一个独立的水世界，彰显出独特的桥文化。

更难得的是，它们不仅与典雅相伴，还乐意与世俗相亲近。既有琅琅书声、管弦丝竹，也有啤酒、咖啡、围炉煮茶等。就说桥边的一个石犀的移用，呼应古典成都的同时，创新容纳孩童的嬉



《中国画《松声云影》》作者祁昆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乐，放大了现代城市的功能。

此刻，我在水月桥停下来，想象月圆之夜，月、桥、湖连成一体的妙景，渐渐悟出了东安湖二十四桥和瘦西湖二十四桥各名其美、各美其美的道理来。东安湖确乎是新生的，和瘦西湖的古典隔着旷远的时代，但这不影响它可以蕴含属于自己的典雅。东安湖二十四桥确乎是后起之名，但这也并不影响它从此积淀起属于自己的人文内涵。

我继续畅想：只是，除了打捞浮萍的舟子，还能放一些造景、观湖、雅集集木船吗？想象一下，荡一舟，从此岛到彼岛，从此桥到彼桥，东安湖的桥，又多了一份浪漫的演绎。我想象着，给东安湖二十四桥匹配各种各样的船，它们形态各异、功能不一，和那湖、那桥，共同演绎着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。

